



在苦难中成就“珠联璧合”

□刘琳琳

看到《咱爸咱妈》栏目征稿的消息,我瞬间有感而发,想说说我的爸妈。

我爸 1944 年农历六月初七生,那时正值盛夏,酷热难当。我妈 1945 年 10 月 26 日生,彼时已然严寒凛冽。我爸妈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。据说,我爸当时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,我奶为了让他尽快从失落中走出来,于是四处托人给他找媒。他前前后后见了好几个姑娘,也没有中意的。有个姑娘在见之前,我奶特意给我爸 40 元钱,叮嘱他如果相中就把礼钱给人家,当见面礼。不想,我爸直率的性格简直叫人哑然失笑,他进屋看了一眼,一句话没说,扭头就走,把介绍人都晾傻了。直到有一天遇到我妈——邻村一个 17 岁的姑娘,长长的辫子直垂腰间,高高束起。

经过大半年的来往,两个风华正茂的青春男女在 1963 年春末夏初喜结连理,开始了他们长达 60 年的风雨人生。

我爸身材瘦小,1.65 米的个头,人看着倒是很精神,就是没力气。我奶常说他的一句话:“肚大膀子细,能吃不能干。”

随后,孩子们纷纷出生,从三口人变成了七口人,多了 4 张吃饭的嘴,我爸开始动脑筋、想办法了。

孩子多,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。我爸确实聪明,那时经常停电,家家点煤油灯或蜡烛。于是,他摸索研究,和我妈一起制作了一台制蜡机。看着那一簇簇白色的蜡烛冷却装箱后,他就想不睡觉一直干下去。多年后,说起这段创业史,我爸还是会发出感叹。那不仅仅是蜡烛,那是我爸为了一家老小美好生活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。走街串巷,我爸开始卖蜡烛增加收入。

穿衣服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,办法就是我爸看书学习裁剪,先打下理论功底,然后教我妈给我们做衣服。我妈是

个要强的人,让孩子有新衣服穿,就是她和我爸敢于在陌生领域另辟蹊径的初衷吧。

后来,他们和人联合起来办了个小烟厂,渐渐略有积蓄。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,我爸和我哥一条心干起炭场,日子越来越好。但是,我知道干炭场很辛苦,我爸几乎每晚都是在蚊子的嗡嗡声中沉沉睡去,他说他听不见蚊子叫。

一晃,60 年的光阴流走了。去年,我爸在患脑梗 4 年后离开了我们,享年 80 岁。我们姊妹四个,几乎每天都要说起各自和我爸相处的趣事。我爸和我在一起时,他捏着嗓子给我唱过《秦雪梅吊孝》;他双手合掌托举下颌展现出灿烂的笑容,给我生动演绎“笑靥如花”。看着病床上的他,我故意逗他,让他说四个孩子中谁最孝顺,他伸出两根手指给我说“两对”。这么可爱的老爸,叫人怎能不爱他,怎么不想他?他身上那种为了家庭和孩子永不服输的精神和信念,让我们深深缅怀。

我爸妈和天下的父母一样,为了孩子什么苦都能咽得下。可是,他们又是那么与众不同。我爸生病后,总会使小性子,有些娇气。我妈则刚强,嘴上从不服软。

我爸一岁左右,我爷就去世了,丢下我奶领着吃奶的孩子,孤儿寡母的生活总是谨小慎微。我妈是一岁多的时候,我外婆离开了人世,没有妈妈管教的孩子,多少有些无畏。童年里缺失的陪伴,养成了他们迥异的性格;婚姻里携手前进的磨合,正好抵抗了岁月的侵扰。

其实,我爸妈的故事还很长,长得我害怕自己说起来会语无伦次。其实,他们的故事也很短,他们养育了我们姊妹四个,全心全意、毫无保留地把爱给了我们。

母亲与病痛的博弈

□秦培红

“姐,妈肠梗阻昏迷,小便失禁住进医院了,你到哪儿了?”

妹妹的电话如一道惊雷,刺穿了傍晚的宁静。那声音里的慌乱,瞬间将我卷入恐惧的旋涡。

冲进病房的瞬间,眼前的景象几乎将我击垮。妹妹协助护士正为骨瘦如柴的母亲灌肠。她浑身插满管子,像一片被狂风蹂躏的枯叶,无助地落在病床上。失去肌肉支撑的氧气罩歪斜着,我慌忙扶正,紧紧握住母亲枯枝般的手——这双手曾为我们缝补浆洗,如今却青筋塌瘪、指节嶙峋。目光触及皮包骨下清晰可见的锁骨,那是岁月刻下的残酷印记。我强抑哽咽:“妈,别怕,会好的。”泪水却先于言语,背叛了强装的镇定。

母亲一生勤勉,却疏忽了饮水,为日后几十年的便秘埋下祸根。面对亲友的劝告,她总以“硬朗”“不渴”搪塞。直到两个月前,她半夜心窝剧痛袭来,弟弟将她送至诊所。未检出心电图异常,医生便草率归为心脏病,速效救心丸成了她每日必服的“定心丸”。可疼痛如藤蔓疯长,缠绕双臂,诊所医生束手无策,只能加大药量,最终引爆了肠梗阻的危机。县医院的 CT 片揭示了真相:胆管里的结石,才是折磨母亲的元凶。

苏醒后的母亲,水米不进,对药片充满抗拒。我戴上老花镜细看药盒,全是治心脏病的药,便轻声告诉她:“妈,您不是心脏病,这些药咱不吃也罢。”她紧绷的嘴角才微微松弛。然而,那塌陷的嘴唇、沟壑纵横的脸庞,仍像细针扎在我心上。

记忆中那个身着青花瓷旗袍的优雅身影、过年花枝招展坐早船的母亲,恍如隔世。

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。护士送来心脏造影同意书。看着母亲微弱的呼吸,我心知这检查对她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医生反复强调“不做无法排除心脏病”,甚至以“今晚出了意外不负责人”施压。想起她误服速效救心丸煎熬的两个月,我咬紧牙关拒绝:“风险我们

担,但检查不能做。”守护至亲,有时并非盲从医嘱,而是在专业的建议面前为亲人守住生命的底线。

灌肠一周后,母亲终于能喝下些许米粥。出院时,医生建议转肝胆科进行手术。然而,胆囊切除术对她来说,风险如悬顶之剑。我揣着病历奔走了四家医院,得到的答案无非是“开刀”或“保守治疗”。就在迷茫之际,邻居陈姐提起了一位老中医。几经咨询康复者,我带着母亲叩开了老中医的门。从此,踏上了中药排石之路。最初,母亲一天连半杯水都喝不下,如今能保证每天三杯水。她的体重从 35 公斤回升到 40 公斤,曾经走 10 米路都要歇脚,如今爬六楼也步履稳健。

两年寒暑,药香与猪蹄的醇厚成了家中恒常的气息。如今,母亲 85 岁,停药已半年。每次复查,看到那些挂着引流袋、步履蹒跚的同龄人,她同情的目光里也闪烁着暗自庆幸。

回望母亲穿越的这段生命湍流,我恍然领悟:生命的坚韧存续,往往蕴藏于三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:

清泉润枯河:生命最本真的滋养是水。母亲几十年疏忽饮水,身体如干涸的河床,隐患悄然滋生。

慎避温柔陷阱:过度医疗可能是无形的枷锁。那些看似严谨的检查与药物,若失之偏颇,反而会成为压垮病人的稻草。

调和见真章:中医智慧在于顺应自然。它不似手术刀锋芒毕现,却如春风化雨,让失衡的身体在润物无声中重归和谐。

当母亲终于能甩开药罐,在阳光下悠然散步时,我心中澄明:孝道的真谛,并非在医疗的迷宫中盲目跟从,而是在众声喧哗的迷途里,为所爱之人找到那条真正能渡向安康的舟楫。

正如老中医所言:“人活一口气,气顺了,病就退了。”而这口维系生命的气,既需清泉的滋养,也需信任的守护,更离不开那分顺应天时、尊重自然的智慧。

■如何投稿

1.写下来,寄给我们:

邮寄地址:焦作市人民路 890 号报业国贸大厦《焦作晚报》编辑部《咱爸咱妈》栏目组收(邮编:454000)

请在信封上注明《咱爸咱妈》投稿。

2.发电子邮件:

专属邮箱:jzwbwq@163.com

邮件主题请写:《咱爸咱妈》投稿+您的姓名

3.讲给我们听(口述):

如果您不擅长写作,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(0391)3909990,预约记者耐

心聆听您的讲述并记录整理。

您的参与,意义非凡!

一个故事,一分心意。您分享的不仅是咱爸咱妈的点滴,更是关乎万千焦作老人健康幸福的宝贵经验。让我们携手,用真实的故事传递温暖与智慧,用身边的榜样照亮健康之路,用善意的提醒避开生活误区,共同为咱爸咱妈营造一个更科学、更快乐、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。

讲述身边故事,引领健康生活!《咱爸咱妈》栏目,期待您的参与!